

河东作家写河东

岁月深处的铺头

■杨继红

在稷山马首山马壁峪最南头，有一座历经1400多年的古村——铺头。

初夏，在去往云丘山的路上，过了圣王山庄，悠长的铺头小河就在路边，对岸一栋栋着瓦飞檐的别墅，倚着森森古槐，远接蓝天白云，树随风舞，鸟声啾啾，一幅斑斓多姿的乡村图画！

穿过铺头新村，就是铺头古村，没有分界线，也没标注，左脚还踩在新村的水泥路面，右脚已踏上了古村石板道。走在起伏落落的石板上，只见三面环山，一棵棵古树遮天蔽日，叶随风动，碧草连天，仿佛行走在世外桃源。一座座石砌房饱经沧桑，古老门楼上的砖雕木刻彰显出昔日的雍容华贵，像在诉说着一个传奇，诉说着一个朝代的氛围，诉说着铺头当年的繁盛。

在一处石砌老宅旁，有一棵经年的老槐树，蔚蔚然遮天蔽日。树上有一群鸟在婉转鸣叫，跌宕起伏，声声入耳，这一声声鸣叫好似在对古村落和大自然的礼赞。铺头用自己的田园记忆着，古树将一切铭刻。树的年轮里有铺头老一辈人的影子，仿佛储存着古村曾经经历过的一切。老宅院、老门楼、老砖雕、老石磨、老石板路遗留的文字与痕迹，依旧在诉说着当年的风风雨雨。

路边遇见一座小庙，从庙门两边的石刻对联来看，应是明代的“观音庙”，对联镌刻着“柳瓶恩布九州地；莲座香开七月天”。庙前挂了不少还愿的红灯笼。

在小道旁，我看到了许多难以寻觅的中草药：败酱、白芷、黄精、紫丁香、枸杞子、益母草、地黄等。其实，山里、地里还有更多的地道药材。

在老宅背石老瓦上，绿茸茸的苔藓有如一小块块毡子，像岁月留下的浓重印记。其实，它们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吹雪飘，一旦逢春，这些绿色印迹就会醒来，开始又一个年轮的滋养与生长。

“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远处青山如黛，绿云覆盖；近处草木葳蕤，葱葱郁郁。阳光隐晦，清风拂面，空气清新，在这样的古村中游走欣赏，情不自禁。

古代凡是有河流的地方，无论是大江还是小河，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是经济社会发达之地，都是交通四通八达之地，都是文明程度较高之地。铺头村亦不例外，选择的地方具备舟楫之利、灵秀之美。

在清代，村内较大的宗族是闫氏与贾氏。其中闫氏家族有一宦官闫隆，字杰，因治理乡里有功，受朝廷恩赐，世代显赫；贾氏家族有商号“兴川号”，从甘肃省到铺头村，沿途都有贾家开设的生意铺子，往来旅途都住在自家商号。每年所赚银两，由镖夫用骡马运回铺头的“兴川号”。

铺头真应了那句“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铺头人把文化蕴厚、民风淳朴、热情好客一直延续到今天。

历史有远有近。80多年前，铺头上演了抵抗外辱、保家卫国的悲壮一幕。那是1938年3月16日早上，天还没有亮，盘踞在稷山县城的日寇即向距县城以北20华里的马壁峪进犯，因为那里驻守着抗日军队。日寇不断用大炮向马壁峪的山坡上轰击，抗日军队誓死应战，无奈寡不敌众，退入山中。随后日寇对铺头村进行了烧杀抢掠，杀害无辜百姓10人，烧毁266间民房，还烧毁了气势宏伟的古庙五龙宫。铺头人在家破国难前，宁死不低头，有志男儿纷纷加入抗日队伍。

铺头的天空云卷云舒，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激励着一代代铺头人。

在铺头村还能看到耨耨犁耙，在田间还能看到古老的农耕方式，在不少农家的墙上还能看到一溜溜锄头、铁耙、镰刀，组成一幅斑斓多姿的乡村诗意图画。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铺头人沐浴在一片曙光中。

对于久居城市的人，铺头是俗世间最亲切的“诗和远方”，在这里能随意穿越到唐宋元明清，体验田园野趣的慢生活。

后来，我翻阅运城地名志，才清楚铺头自隋唐时期就开设了驿站，也称驛铺。当时马壁峪向南可通往绛州、稷山，向北可通吉州、甘肃，在此设驛铺后遂成一村，得名铺头。村名还有一说：古时，入峪驮炭的商贾及百姓川流不息，此处为必经之路，人困马乏，村里店铺林立，以供道人休息，到达此地即意味着走出绵延百里马壁峪的尽头，因此得名“铺头”。

“不识当年桃叶面，吟咏佳词，想像犹曾见。”真正认识铺头，是一件让我变得丰盈与美好的事情。感觉只有铺头那挺拔并立的峰林，蜿蜒曲折的小溪，弥漫山间的云雾，多姿多彩的花草，石径连接的古堡老屋，这空灵古朴的古村落才能与这美妙的词句和意境相匹配。

从古村落的起源，一直走到古村落现状，再从它的人文起点一直探寻到当下，我读到其中无尽的风云变幻和沧海桑田。铺头一个时代连着一个时代、一辈人连着一辈人、一件事连着一件事，静下心来，坐在青山古树下细思量，仿佛自己穿越到另一个时空里的古村落。

在铺头新村一个巷子口，我们遇见一位正在用铁锹翻地的老者，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门前这块菜园子种豆角、茄子。问他高寿几何，他笑而不答，伸出大拇指与食指作“八”字样（80岁），并让我们拿些菜园里嫩绿的韭菜和大葱，他布满皱纹的笑脸，给人以别样的温暖祥和。

时间在这里慢下来了。想要获得一份清幽安闲，体验一份农耕文明，就来铺头；想要暂时远离喧嚣，于乡野间与大自然亲近，就来铺头！



鹤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董狐直笔

闫鑫摄

凡人情思

我的“作家舅厦爷”去了

■谷树一

因为发小儿子要结婚了，我回不了老家，便告诉母亲让她替我参加婚礼。母亲说这几天村里红喜事连成串了，明天是红事，后天是白事，她要去朱村参加一个葬礼。我惊奇谁去世了，母亲悲曰：“我四叔不在了。”原来是“那位作家舅厦爷”死了。

我舅厦爷共叔伯兄弟六个，我舅厦爷排行老二，他排行老四。“作家舅厦爷”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听说他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外边工作，我仅见过他几面。我小学四五年级就是在舅厦村上的，常常在村里玩。他家与我舅厦家隔得不远，我每次路过他家时，木门上总是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我好奇地从门缝里往院子里瞧，一棵柿子树孤零零地守着小院的春夏秋冬。那年我在永济职中作班学习，放了假去同学引林家串门，他父亲听说我爱好文学，便给我滔滔不绝说起了他的好友也是同学——杜宝彦。他的运城同学边工作边写作，写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小说，其中有多篇发表在《山西文学》上。同学父亲那天的话题始终围绕着他文学成就，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因为与他有着共同爱好，我便牢牢记住了他。

我职中快毕业了，需要去单位实习，却不知去哪里。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确实是个难题，我一个半大小子更是一筹莫展。母亲突然说：“去运城找我四叔试试。”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县委宣传部部长。次日清晨，我与母亲坐了第一趟去县城的公交车。车到县城，母亲经过多方打听，七转八拐终于找到舅厦爷在县城的家。那是县委家属院一处安静的小院。人家正准备吃早饭，“作家舅厦爷”拉着我俩上了座。推辞不过，我与母亲小心翼翼地坐下。他的早餐极简单：小米粥、馒头咸菜。他这级别的干部，早餐简单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饭桌上，母亲简单说了这次来的目的。“作家舅厦爷”听说我爱好文学，当时说了一句很有感触的

话：写作这碗饭不好吃。我当时年幼无知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深意。他那时给我的印象很面善，说话很和气，没有官架子。饭后，他在自己的屋里给我出具了一封给胡张、抡掌、南大里三个乡镇政府的推荐信。我知道拿着这封信，可以去这些乡镇任何一个部门去采访，兴奋地拉着母亲匆匆从他家出来。走在县城宽阔的大街上，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白，一只喜鹊叽叽喳喳跟着我俩飞了很远。

很遗憾，爱好文学的我，却很少读过他的作品。我特地在百度上搜到他的作品简介，有长篇小说《山泉淙淙》，中短篇小说《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报告文学集《状元弄潮》以及《希望》三集电视剧剧本等。我仅读过他的散文《母亲》：1960年冬天，一个非常煎熬的年代，母亲为了养育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每天起早贪黑跪在地上，抡着锨头，在被挖过多少遍的地里寻找遗漏的油菜根。家里米面全无时，母亲赶集卖了她织的布，高价买回二十多斤高粱，连夜磨出面，又挖些野菜，熬出高粱面野菜糊糊汤。母亲为了多挣工分，主动要求为生产队的牲口割草，草筐里装的草太满了，从后面看不到她的头，背上好像堆着一座绿色的小山。一次母亲去二十里外赶集卖布，那时禁止逢集赶会，打击投机倒把。听说有人撵集赶人，母亲掂起包袱往城外跑，由于天气炎热，心里害怕，拼命快跑，急火攻心，鼻血喷出，脸上衣服上到处是血。孩子们长大了有出息了，母亲告诫他们：苦难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你们也能行了，但绝不能张狂。不能看不起人，咱是受过人小看和欺侮过的人，那滋味不好受。办事要公道，对人要和气，做人要清白。就是和咱有不对结的，见了面该问还得问，该笑还要笑，不要摆架子。

他在文中回忆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及母亲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养大成人的往事。这篇文章文笔流畅，情感真挚，他对母亲的爰如喷涌而出

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他家的事我小时候早就听我母亲讲过，因此读后泪眼婆娑。他母亲我称为曾外祖母，我小时候经常走舅厦，身体柔弱的她每次见到我母亲，都会拉着母亲的手，一遍一遍叫着母亲的名字，嘘寒问暖特别亲热。随后我把此文转发到我的朋友圈，我表妹读后热泪盈眶，还写了一段肝肠寸断的读后感。

两年前，我热衷于拍抖音，把喜爱的花草草发上去，把心仪的美景发上去，有天突然刷到一个叫“我友善良”的人，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就是杜谷树一，我小时候的好朋友。他上学时经常订阅《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我总是借来看。从那时起，我开始喜爱文学了。1983年第七期《少年文艺》作家茹志鹃写的短篇小说《从前》深深吸引了我。与杜谷树一聊天中得知他大伯（也就是“作家舅厦爷”）近几年得病了，行动不便。

后来，我得知“作家舅厦爷”从县里上调到地委宣传部了，后来还担任了运城日报社社长。杨星让老师转发过他写过的一篇文章，具体题目我记不住了，内容是写杨星让老师与编辑《运城日报》副刊《枣花》的渊源。

那年夏天，我舅厦爷去世了。他也回村里参加了葬礼。我那时远远地看着他，母亲走过去与他打招呼，他说话声音洪亮，身体看着还是很硬朗。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曾经浪迹天涯/也曾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哪儿也不如故乡令人醉美！

我听母亲说，前段时间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便从城里搬回自己心心念念的老家。前些天母亲说他去世了，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脑海，他一直风华正茂，谁知却已长眠于故土。

临近端午，夜已深，我没有丝毫的睡意，望着茫茫的夜空，朝着故乡的方向遥寄一份思念，愿天堂无痛苦，他老人家继续为自己挚爱的文学事业耕耘！

县城的气质

■乔艳萍

我自小在晋南一个叫“南樊”的小镇上长大，17岁上大学离开家乡前，对于县城的感受是片段式的，比如去父亲借调的教育局宿舍去过暑假，到三姨所在的粮站小住过几次，还有高考前在县城进行过一次体检。这些经历留给我少年时代的印象是，一场多年不忘的电影《牧鹅少年马季》和油印的卷子题，以及三姨做得无比好吃的炸茄盒。对于难得出远门的乡下孩子，在县城的经历是独特和难忘的。

后来，我毕业工作，匆匆忙忙几十年，每次回老家还是会回到镇上。直到十几年前，弟弟和妹妹相继在县城安家了，父亲也不幸去世，母亲跟随弟、妹住进了城里，我便也自然地与晋南名唤“绛县”的这座小县城再次有了交集。

每逢探望母亲都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时间久了，不免对这个不是家乡也算家乡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情愫。因为不是家乡，所以对它谈不上了解，要探究一点东西，总感觉是隔着。因为也算家乡，童年记忆，耳濡目染，还是有很多熟悉的东西，乡风民情和我的小镇大致是一样的。

儿时的记忆里，仰视中的县城带着几许威严与庄重，甚至一丝高傲，像极了偶然转学到小镇的城里孩子。

如今我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大街上，总还想寻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多数时候是徒劳的，县城原先那条东西延伸一两公里的主街道，早已被更宽阔的几纵几横的马路替代，位于

原街道东部的粮站和汽车站也不见了踪影。

但巨变中隐隐能感觉到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当看到打扫马路的环卫工，或者偶遇穿制服的燃气公司的职工，或是摸着满口普通话的孩子，我都会在脑海里闪现出一种感觉，那就是我长大的小镇不曾有的、县城独有的气质。

县城被称为最小的城市单位，虽然小，城市该有的元素基本有。绛县县城面积不算大，人口也不多，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认识它如同剥一颗硕大的洋葱，一层连着一层。

我对绛县历史有极大的探求欲望。十几年前，绛县有了“天下第一县”的称谓，据说《左传》中有关绛县的相关记载，是先秦典籍中最早出现“县”这一名称的。

作为古晋国都城的所在地之一，绛县有更多秘密尚待揭开。我最感兴趣的是各种版本的县志，虽然还无缘看到，但里边一定藏有无数宝藏。

关于绛县和涑水河的关系也是我孜孜矻矻想弄明白的。最近，我大概了解了一些，始知涑水河这条运城人的母亲河就发源于县城几公里外的陈村峪。

县城还有个文庙，始建于唐代，后经历代扩建与重修，现在的规模也相当可观。几年前我去参观，想找找自己的名字，常听人说我的名字上了庙里的大学生题名牌，这皆因四十多年前我考上了名校。但找寻无果，想是多年过去，老人早被新人覆盖了吧！谁知第二次和先生

同去时，他却发现我的名字仍赫然在列，只是与后辈们长长的名单相比，早年刚恢复高考时的寥寥几人略显单薄罢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农家子弟就是靠此改变了命运，光耀了门楣！

市场经济大潮和信息技术革命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县城。人民生活富裕了，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县城超市、饭店随处可见，外卖、快递和大城市几无差别，房地产的广告做得不比北上广差。

前不久的，瑞幸咖啡也落户于此。尽管全县经济排名在运城不算靠前，但整个县城散发着活力和朝气，时尚仍不失淳朴，休闲亦无碍上进。

最近县城有了较大变化，城西的生态公园越来越漂亮了，新修的健步道宽阔平整，质量上乘，城南要建设七馆两中心，主体建筑基本完工，一座高20多层的圆形楼宇，与其附属设施静静伫立在涑水大街南侧，等待进一步美化修饰。

再靠南一些的山脚下，穿越市境200公里的涑水河旅游公路也延伸到了绛县，直至涑水河源头陈村峪。观光公路蜿蜒盘旋，视野开阔，让人更加期待一幅妙不可言的美景：南边是绵延的中条山脉，山脚下是清澈的涑水河，河边是簇新的1号公路，公路的另一边是广袤的农田……

若是驾车行驶在这条东西向的公路上，美景会在绛县段持续41.6公里，而且，东可看日出，西可赏日落。听有的人说，县里好了，中国便好了。深以为然。而县城，无疑是县里的精华。

在河东（组章）

■李需

影，摩肩接踵。稻粱和麦粒。比风还硬的命。大道至简的真谛。大道通天的远方。土地上的踟蹰。山尖上的凝望。风云呼啸。电闪雷鸣。一声声的喊叫，都如同野兽在沉沉地嘶吼。

三

在河东，每一种乡俗里，都落下梦追寻的足迹。舞台上的戏剧。村庄里的社火。大红灯笼。日月星辰。岁月静好。或者岁月

蹉跎。

都可感知到爱在爱里。砥砺的亢奋和喟叹。

都可感知到那些在伐檀、稼穡、版筑、打夯中粗重的呼吸。

谁在做谁的英雄？谁在做谁的主宰？

四

在河东，时间就是一页一页农历。每一页，都布满了苍茫。大山一样厚重。河流一样雄浑。如同岁月深处那架独轮水车，旋转，轰鸣。春夏秋冬。月圆月缺。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满楠 校对 徐帆扬

一道痕迹，都是一道深褐色的疤痕。一册书页，都裹裹着狂风暴雨。谁在仰天长啸？谁在取凤而行？

五

在河东，再古老的时间里，都遗留着祖先不屈不挠的背影。一首诗里的吟哦。一章唱词里的反复。黄河一样九曲十八弯。大地一样隆起，又伏下。

骨子藏着锋芒。血液里循着雄壮。一夜间可以白了头，一生却也不能低下头。三十年河东，是现实。三十年河西，是现实。生生不息里，一样可以壮怀激烈！

生活写真

退休教师畅曼丽的“亲情日记”

■屈吉平

厚厚的三本12万字记录孙子、孙女的成长和祖孙心语的日记，五本记录生活所见所闻的18万字的人生感悟日记，整齐地排列在茶几上，内容丰富，字体隽秀。这是万荣县退休教师畅曼丽退休15年来，奔波于省、市、县、村流动生活的写照。她细心地将这些日记整理保存，希望能成为孙辈长大后的“礼物”。

2011年，畅老师退休后，担起了侍奉老人、迎娶儿媳、照顾孙辈的重任，先后到大儿工作地运城、二儿工作地太原照顾孙子女。孙子从出生70天起便由她与老伴24小时照顾陪护，她忙中偷闲用一部半自动相机记录下孙子快乐的童年。随着孙女的到来，他们又住在运城陪护。如今孙子10岁、孙女7岁，每天送孩子上学后，畅老师有了空闲，便开始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

悟，用日记的方式将孙子、孙女的童年时光保留，她在日记中诉说着对孙辈的全部爱意，并将满满的亲情、爱恋和快乐一点一滴融入字里行间，体现了无声爱和隔辈亲。她希望孙辈长大后能与她一起翻看这些日记，一起回忆那些甜蜜与温馨，一起感受生活中的感动、伤痛和笑容，让他们知道在成长的路上有亲人的呵护，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

随着孙子、孙女的成长，畅曼丽老师的记录重心从婴儿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的琐事，逐渐转移到了心智情绪变化、童年趣事种种和品德培养等方向，她在日记中写下对孙辈的教导与希冀。孙子上学后，她嘱咐道：“希望你好好学习，努力勤奋，取得学习做人齐头并进。”六一儿童节时，她祝愿孙女：“让快乐与你轻轻拥抱，让困难烦恼偷偷走掉，

让幸福对你永远微笑！”她教育孙子、孙女学习他人身上的优点，积极参加团队活动，以一颗热忱的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要讲诚信，说到要做到，做不到的不要说。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按时归还，并说声谢谢……

谈到孙子、孙女的成长，畅曼丽老师的语气里抑制不住喜悦与自豪：“他们很懂事，学习成绩不错。这次孙子在运城参加竞赛还获了奖。”

畅曼丽老师说：“我的这些文字，是生活的记录，是心路历程，记录孙辈成长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非常意义。希望他们长大后能知道家庭中每个亲人对他们的付出，懂得长辈的辛苦，学会感恩。只有对家人感恩的人才会对社会感恩，才会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